



□倪自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影片《1921》，到底讲述了什么内容？影片中的一段剧情，对于解答这一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亭子间的天台上，李达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受挫后，独自在暗夜中苦闷，妻子王会悟端来一碗汤圆。两人聊起“中国将向何处去”的迫切，李达讲起以前抵制日货时的经历，发现连烧毁日货的火柴都是日本制造的，感慨偌大的中国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妻子王会悟安慰他，随后李达用哽咽的声音为妻子唱起了《国际歌》……片中年轻的共产党员们流下了屈辱的泪，观众们也感同身受，昨日之苦，尤为沉重，感叹民族崛起之艰辛、革命先辈之艰难，令人潸然泪下。

谁也想不到，这场感情充沛的戏，是演员黄轩和倪妮在表演时的“即兴发挥”。原来在拍摄现场，黄轩说完剧本上原有的台词后，一转身便看到沉浸在感动中的倪妮浑身都在轻轻颤抖，已进入角色心境的黄轩在失望、愤懑之余，仍对革命抱有信心，自然而然地哼起鼓舞了无数无产阶级的《国际歌》。等二人回过神来，早已满面泪流。

演员自然地进入角色的心境，这是《1921》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段落。

作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导演、《建军大业》的监制，黄建新对这类重大历史题材的拍摄有自己的心得。这一次监制、执导《1921》，他做了不少新的尝试。作为同样的题材，《1921》不是对《建党伟业》的复刻，如果说10年前《建党伟业》是“拍史”，《1921》便是“拍人”。如果《建党伟业》是“编年体”，《1921》则是书写百年前历史中的“烟火气”。

既然“拍人”，就要贴近先辈们当时的状态。众所周知，13位“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更有多位代表是当年的“00后”。相应的，黄建新选择了一批年轻演员，“先辈们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芒，那种青少年眼神里的光，是同龄人才能由衷散发出来的”。《1921》所表达的，就是100年前正青春的革命前辈“寻路”的过程。

当然，比戏剧更震撼人心的永远是真实。为拍摄《1921》，剧组主创研究了很多资料，发现李达无论是编杂志还是写文章都非常执着，经常为了一个字的翻译跟李汉俊讨论很久，于是在电影《1921》中，出现了一个李达到印刷厂改字的段落。电影中，冒着被追踪抓捕的危险，李达赶到印刷厂，要求将文稿中的“百姓”二字改为“人民”。正在机器旁争分夺秒的工人们不解，这不是一个意思吗？李达坚持道：“百姓是泛指，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简单两个词的选择，却见先辈们的初心。

李达印刷厂改字当然是艺术表达，但精神传承上的真实却有据可查。对于《1921》而言，就是创新表达，但必须尊重历史。为了呈现出1921年建党前后的真貌，主创人员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贵史料。据制片人任宁介绍，他们从日本警视厅档案资料里找到了日本特高科曾计划破坏“一大会议”，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警戒的信息等鲜为人知的记载。基于此，《1921》的剧本引入了日本和欧洲的视角，在史实基础上，对代表们在“一大会议”前后化险为夷的过程进行影视化表达。基于此，《1921》对“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的争论、李达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争论等有关建党的关键性问题，都有详细的表达。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影片有更多浪漫化的表述。从湖南赶赴上海参会，毛泽东在小巷里偶遇一队外国人庆祝法国国庆日，一路走着，他却猛然发现，围墙内外俨然是两个世界。一腔愤懑涌上心头，毛泽东不禁奔跑在上海街头。在光影的剪辑中，融合了几时的他对传统封建的对抗和逃离，更是强化了如今他的行为，奔跑不止于跑，而是奔向希望，奔向美好未来的开始。

在尊重史实与创新表达方面，影片的剧情有四处《国际歌》元素的呈现。而作为观众的我，对三处泪点剧情深有感触。

片中对《国际歌》的四重变奏，串起整个时代的乐章。第一次是李达在天台，唱着不完整版的《国际歌》；第二次是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在油印传单时，萨克斯风版《国际歌》回荡耳边；还有王会悟在奔跑时，吉他变奏版的《国际歌》，给人活泼的感觉；最后是南湖的红船上，大家集体高唱《国际歌》。

影片的三处泪点，其一，是李达、王会悟天台演唱《国际歌》，这是一次情感的真实流露。影片的第二个泪点，来自何叔衡讲述其为什么要革命。何叔衡讲述了与他一起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的那些人，却还要跪拜在西太后的脚下，表达自己要中国人“站起来”的憧憬与期盼。影片的第三个泪点，来自

影片最后对多位革命先辈牺牲的表述，其中，杨开慧被杀害的表述，令人潸然泪下。

现实主义的《1921》，甚至还有一两个超现实主义的镜头。影片中李达、王会悟寓所的对门，经常出现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这个女孩与李达有三次对视。影片结尾回到现代社会中，一群小学生参观一大遗址，小女孩再次出现。她的清澈眼神中，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也有对革命往事的深情回眸。在这里，《1921》不仅是对革命前辈建党的深情回望，更是让年轻人融入100年前革命前辈的心境中。

● 一期一会

朱一龙：流量与实力兼得



□刘雨涵

如果没有流量效应的加持，朱一龙会不会成为一个更受人尊敬的实力派演员？被粉丝们推送至如今的流量高位，这个假设性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可寻。不过，放眼演艺圈内，能够做到流量和实力兼得的演员，朱一龙算是不多见的了。

电视剧《叛逆者》被观众称为全员演技派，朱一龙扮演的林楠笙作为全剧的焦点，撑住了这部剧的表演水准。初出茅庐时的生涩懵懂，遭受背叛时的痛苦愤怒，成长之后的坚毅老辣，朱一龙把林楠笙的十年经历一一诠释到位。《叛逆者》的导演周游评价说，“一龙本身就比较深沉内敛，同时又是一个内心极具张力、表现力、爆发力的演员。”为了演好林楠笙肺部中枪的那场戏，朱一龙特意去看了尘肺病人的纪录片，揣摩出了角色肺部中枪后那种痛苦的哮喘声，并且连着两天没有睡觉，才演出了那种九死一生的感觉。

同剧组的演员说，朱一龙从来不参加组里私下的聚会，一拍完戏就躲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一个是因为他生性喜静，再就是因为粉丝们几乎是如影相随地追着他。自从2018年的网剧《镇魂》爆红出圈之后，朱一龙在各大数据榜单上的人气都位居前列，是毫无疑问的流量明星。甚至有人还将他和肖战、李现、邓伦并称为“新四大流量”。但是朱一龙的身上并没有流量明星的做派和包装，他几乎不参加综艺，不怎么接受采访，没有代言广告接到手软，只是喜欢在一个个角色之中告诉观众自己是谁。“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挺无聊的人，那我承认，我就是挺无聊的。但我不担心，只要我演的角色不无聊就行了。”

《镇魂》之后，正处于上升爆发期的他又一头扎进了《重启》的剧组。每天在墓穴的棚内场景里面待着，很少见到太阳，一千多场戏份，一拍就拍了6个月。朱一龙说，“我一直在想，一个人为什么要做演员？演员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其实演员的本职工作就是塑造角色，你不断地去想办法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生活在另外一个角色里面，为观众展现不同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演员的工作。”

有人说，朱一龙好像是拿错了剧本一样。如果没有《镇魂》的爆红，他估计很难成为流量明星，可能就是一部部戏扎实地拍下去，靠着自己的演技慢慢露头。他自己也说，“我就是个正常人，生下来就在正常的家庭，也不算很有钱，但就是正常，你可以吃、可以喝，正常升学，然后考到北京电影学院，出来拍戏，拍到现在，这些经历一目了然。”

在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朱一龙只上了3个月的艺考培训班。考试的时候他抽到了表演剑道的题目，结果在表演过程中还摔了两次跤。当时他以为自己肯定没戏了，没想到却被成功录取。后来他去问班主任崔新琴，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录取，曾经带出黄晓明、赵薇等明星班的崔新琴说，“因为我感觉你有潜力。”

但是，在大学里朱一龙并不算出类拔萃，有老师说他太乖了，缺少成为演员的特质。毕业后朱一龙签了一家小公司，从一些小成本的影视作品开始起步。2015年他在《芈月传》中饰演的秦昭襄王嬴稷受到了一定的关注；2016年在古龙翻拍剧《新边城浪子》中，他成为大男主。不过这些作品都没有激起多少水花。没想到2018年的一部小成本网剧《镇魂》让他一夜蹿红。朱一龙的爆红被称为“大器晚成”，这时，朱一龙已经拍了将近10年的戏，1988年出生的他已经是30岁的年纪。不过，这对于一个科班演员来说，却是正当时。

此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小公爷齐衡，让朱一龙获得白玉兰最佳男配角提名。《重启》中的吴邪，《亲爱的自己》中的陈一鸣，再加上如今《叛逆者》中的林楠笙，朱一龙扮演的一个个角色，让他的流量热度没有变成浮名。网友评价说，朱一龙自带一种清澈而忧郁的气质，神似年轻时的梁朝伟，他的演绎总是代入感格外强，让人能够产生共情。在粉丝的眼中，朱一龙身上的“脆弱感”格外抓人。“天生一双含情目，自带一种凌虐美。”何炅曾这样评价朱一龙，“如果说他属于偶像派，那对不起他精湛的演技；如果说他属于实力派，但你无法忽视他俊俏的面容。”

不过，在角色之外，朱一龙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做他的专访，让采访者的内心是崩溃的。“还行”“到时候看”，是他的惯常回答。“好像你兴致勃勃点了一杯酒，结果端上来的是一碗水。对面这个男人并不打算对谈者的感受负太多责任。当然，他也并不想轻易满足别人的期待和想象。”

朱一龙并不想向外界自证什么。“我不用告诉别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不重要，重要在于你完成每个作品之后，他们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他已经看清，“别人眼中的你”和“你自己认为的自己”永远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谈论我的时候，你所接触到我的时候，跟我自己想象的，都不一样。哪怕我表述得再清楚，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清汤白水的性格，对于一个明星来说确实太寡淡了。但是回到表演之中，朱一龙又变得闪闪发光。当一个实力派演员拿到了流量明星的剧本，这样的清醒认知才能让他游走于两种身份之间而不会迷失吧。

● 方言放语

一 百年 正青春



影片最后对多位革命先辈牺牲的表述，其中，杨开慧被杀害的表述，令人潸然泪下。

现实主义的《1921》，甚至还有一两个超现实主义的镜头。影片中李达、王会悟寓所的对门，经常出现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这个女孩与李达有三次对视。影片结尾回到现代社会中，一群小学生参观一大遗址，小女孩再次出现。她的清澈眼神中，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也有对革命往事的深情回眸。在这里，《1921》不仅是对革命前辈建党的深情回望，更是让年轻人融入100年前革命前辈的心境中。